

二、迎向挑戰

大自然孕育著千千萬萬的生命，卻也考驗著生物的生存和發展。能夠通過考驗的，可以生生不息，繁衍後代，否則就會成為被淘汰的一群。

看看野草吧！野草的生命力何等堅韌，處處都可以看見它們的蹤跡。即使在堅硬的山壁、陰暗的牆角，只要有一點點縫隙，就可以看見它們努力的迎向陽光，勇敢的發芽、滋長。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，其實就是小草生命最真實的寫照。

反觀生長在溫室裡的花朵，天氣太冷會凍死，天氣太熱會凋萎；水太少會枯死，水太多會腐爛。它們在舒適的環境下成長，處處都要仰賴人的呵護照顧，一旦離開舒適的環境，自然就無法適應，完全喪失了接受挑戰生存的能力。

人在成長的過程中，其實也和大自然的生物一樣，常會遇到打擊與挫敗，這個時候，你能像野草一樣堅韌嗎？如果你灰心喪志，退縮逃避，那麼你就像溫室裡的花朵一樣脆弱，無法面對生命中的風雨；如果你咬緊牙關，迎向挑戰，你才可能像小草一樣，到處繁衍，欣欣向榮。

生命中的每一場風霜雨雪，都能磨練我們的筋骨，鍛鍊我們的意志，即使失敗了，也要記取寶貴的經驗，勇敢的站起來，重新出發。古人說：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哪得梅花撲鼻香。」梅花在寒冬裡，越冷越開花，散發芬芳；我們要像梅花一樣愈挫愈勇，在艱苦的環境中，綻放生命的光芒。

三、大自然的聲音

這個世界充滿了聲音，只要我們靜下心來，用心的聽，我們會聽到許多美好的聲音，就像好聽的音樂一樣，會帶給我們平靜愉快的心情。

風，是大自然的音樂家，他會在森林裡演奏他的手風琴。當他翻動樹葉，樹葉便像歌手一樣，鼓動他們的舌頭，唱出各種不同的歌曲。不同的樹葉，有不一樣的聲音；不一樣的季節，有不一樣的音樂。當微風吹起，那聲音輕輕柔柔的，好像呢喃細語，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溫柔；當狂風吹起，整座森林都激動起來，一起合奏一首雄壯的歌，那聲音充滿力量，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。

水，也是大自然的音樂家。下雨的時候，喜歡玩打擊樂器。當小雨滴敲敲打打起來，一場熱鬧的音樂會便開始了。滴滴答答……叮叮咚咚……，所有的樹林，樹林裡的每一片樹葉；所有的房子，房子的屋頂和窗戶，都發出不同的聲音。當小雨滴匯聚起來，他們便一起唱著歌：小溪淙淙的流向河流，河流潺潺的流向大海，大海嘩啦啦的洶湧澎湃。從一首輕快的山中小曲，唱到波瀾壯闊的海洋大合唱。

許多小動物、小昆蟲都是大自然的歌手。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園裡，聽聽樹上吱吱喳喳的鳥叫；坐在一棵樹下，聽聽唧哩唧哩的蟲鳴；在水塘邊散步，聽聽嚶嚶的蛙唱。你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麼嗎？他們的歌聲好像告訴我們：「我在唱歌，我很快樂！」

這個世界充滿了聲音，只要我們細心的聽，靜靜的聽，就可以聽到美妙的音樂。所以，當我們迎著朝陽上學，在公園裡散步，去海邊看風景，一陣陣的風，一波波的水，還有草叢裡的小昆蟲，樹林裡的小鳥，都會為我們演奏最好聽的音樂，可別忘了好好的欣賞呵！

七、喜樂阿嬤

「我並沒有那麼好，是上帝做的，是大家做的。」每當有人讚揚瑪喜樂女士的貢獻時，被二林鎮鎮民稱為「美國媽祖」的喜樂阿嬤，總是謙讓的說這句話。

西元一九六〇年，瑪喜樂女士懷著宗教家的熱忱，隨著醫療團隊，遠從美國來到臺灣中部的山地部落，從事醫療和傳教的工作。在二林基督教醫院服務期間，她看見許多小兒麻痺症病人，兩腳無法站立，在地上爬行，常常忍不住掉下同情的眼淚。

為了幫小兒麻痺症的病童站起來，瑪喜樂女士回到美國募款，最後還變賣了自己的家產。一九六五年，她回到臺灣，在美國教會的幫助下，創立小兒麻痺兒童保育院，給孩童完善的醫療照顧和教養。一九九一年，保育院改名為喜樂保育院，增加收容肢體障礙人士和植物人，創立養護工廠，讓院生可以學會一技之長。她常常對大家說：「孩子能運用雙手自食其力，是我最大的快樂。」

幾十年來，身為院長的喜樂阿嬤，每天一大早，就跟院內的同仁忙著照料院童的生活；為院童洗澡、拍背，做復健工作，還不時鼓勵、安慰他們。夜裡，她常常巡視宿舍，為他們蓋被子。只要發現院童生病，不管天有多冷，夜有多晚，立刻抱起院童，親自開車送醫治療，還整夜陪著孩子打點滴，細心的照顧他們。

如今，喜樂阿嬤年過九十，仍然每天唱歌，跳舞，親吻院童，並且在深夜及清晨為院童禱告，祝福他們早日恢復健康。她的一舉一動，總是這麼的充滿喜樂，富有愛心。

四十多年來，喜樂阿嬤像蠟燭一樣的燃燒自己，不求名利的付出。在她的身上，人們感受到「甘於窮苦，樂於付出」的精神。喜樂阿嬤的慈悲心像媽祖一樣，難怪二林鎮民都稱她為「美國媽祖」。她的愛，真是不分國界的大愛。

十六、美在顏色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喜歡誰了。那些扁些、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天藍在小碟子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水彩筆沾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再擠點兒紅，加上點兒白，和一和，就成了小女孩臉頰上的粉紅；淺綠加草綠也是綠；淺紅加紫紅，還是紅。墨綠添加深藍，就有了海洋的波浪，增加黑色，就有了秋天枯葉的詩意，如果改加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你不妨自己也來畫畫看！

我坐在書桌前玩了整整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，變，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櫻桃紅；變，變變變，變出了天空藍、海水藍、馬褂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神仙姐姐揮一揮神仙棒，一分鐘之內冒出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觀察顏色的變化；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學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拉提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簿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；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亮晶晶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

怎麼不記得呢？「春眠不覺曉」是「綠」，「花落知多少」是「紅」；「床前明月光」是「銀」，「疑是地上霜」是「白」。

當大家說：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

二十一、溪谷間的野鳥

最近上山看鳥，偶然間沿著森林邊緣，循著淙淙的水聲，沿溪而上，我竟愛上了山中的溪谷。有的溪谷，切開兩邊陡峭的山壁，急流而下。我總是選擇地形比較複雜，有急湍和水潭的溪谷，坐在巨石上守候，觀察溪鳥活動的情形。

溪鳥捕食的方式非常有趣。河鳥習慣沿著水流很急的溪谷，順流而下，有時浮游在水面上，有時潛入水中。游了一百多公尺後，牠又飛回原來的地方，這樣不斷來來回回的在水裡抓魚吃。魚狗捕食的技術最為高明，當牠發現獵物時，從空中俯衝而下，像箭一般射入水中，當牠飛出水面，口裡已經銜著一條小魚，停落在一塊石頭上，神色自若的享用牠的大餐了。

鉛色水鶉常常跳躍在石頭上，捕食飛翔中的小蟲。牠的領域性很強，即使遇到體型比牠大一半的小剪尾，牠仍然會發動猛烈的攻擊，硬把對方趕出去。魚狗也很在意同類的接近，卻不會和鉛色水鶉發生爭執。我想是魚狗吃水裡的小魚，鉛色水鶉吃空中的小蟲，互不衝突吧！

溪谷是一個獨立天地，溪鳥是水裡的國王，水裡的魚蝦、青蛙，水面上的蚊蟲，都是牠們捕食的獵物。也許是溪谷裡空間狹小，溪鳥通常都獨門獨院，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。例如小白鷺，在開闊的田野上，或是河口沼澤地，牠們總是成群結隊。可是，到了溪谷裡，我經常看見牠們形單影隻的，孤獨優閒的站立在石頭上。比起候鳥必須隨著季節南遷北移，溪鳥的生活安定多了。牠們大多定居在一個固定的河域，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。

偶然的走進溪谷，慢慢的我喜歡上這隱密幽靜的王國。流動的溪泉，喧鬧的瀑布，跳躍的溪鳥，使我感覺到溪谷間隱藏著迷人的魔力，充滿了山水的熱情和旺盛的生命力。